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二十.

一陣嘈雜的人聲，我突然驚醒，發覺衣服已經脫得精光，身旁還蜷伏著一個人體。正在發楞，東尼和尼奧正開門進來。東尼一看便大叫：「好呀！你也來搶我的老相好！」我怔怔地回想了一下，才發覺身邊的女孩是威瑪，東尼眾多的女友之一。神智不清之下，糊裡糊塗地幹了這種尷尬事來，後悔已經來不及了。我只好說：「你的老相好遍佈天下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威瑪害羞地把衣服蓋在身上，東尼對她說：「你可聽說過中國菜甲天下？朱是個好廚子哩！」

威瑪把頭埋到我的肩膀上，我不禁有點擔心了。凱洛琳還在時，我們曾去過威瑪家。她父親米朗達曾說過，為了把女兒嫁出去，他願意以一間雜貨店作嫁粧。萬一她真看上我，纏著不放，以後怎麼辦？（事見《巴西狂歡節》）

「不早了，妳回去吧！」

她抬起頭來，幽幽地望著我，委屈地說：「你要趕我走？」

「不是！但是你父親會罵妳的。」

「不會！是他叫我來玩的。」

東尼高興地跳著森巴說：「朱老闆！賒包香煙可以吧！」

一時的不慎，喪失了神智，只怕這筆債不好償還了。

我送她到九月七日大道上，叫了部計程車，她情意綿綿地堅持第二天要來看我。

這種事只有求教於東尼，我希望能不傷她的心，而又能保持我的自由之身。

東尼聽了，大感為難，他說：「顯然你沒有經驗，我看她是動了真情，以後會相當麻煩。告訴你一個訣竅，假如有女孩子纏上你，而你不願意跟她長期相處。最簡單的方法，就是上床後立刻做愛，絕對不可以愛撫！沒有愛撫的做愛，對女人說來簡直沒有一點滋味，有時反而是痛苦。你看我認識這麼多女人，卻沒有一個纏著我不放。」

我這才瞭解他之能出入花叢，而來去自如之妙。事到如今，總得想個解決的辦法。叫我和威瑪結婚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他想了想，說：「辦法多的是，你一定要狠心。否則，白手成家也不壞呀。」

尼奧聽了這件事，也勸我道：「或許現在說這個還太早，但是結個婚也不壞。你不必放棄我們這種生活，結了婚一樣可以修道。」

東尼又安慰我說：「不過，以我過去的經驗，女孩子的事是說不準的。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說不定她也只是一時新奇，過去就算了。」

我也只好狠下心腸，聽天由命了。

甘格晚上未歸，第二天晨課也不見人影。沙爾索正不願上課，便自告奮勇要去找他。尼奧也知道他坐不住，便由他去了，結果晨課草草的了事。

不到十點鐘，沙爾索果真把甘格拖了回來。甘格一向很恬淡，人人羨慕，但是眼前所見的完全是另一個人。他神態疲憊，眼裡泛著紅絲，一進來便低著頭，什麼都不肯說。

沙爾索得意洋洋地在一旁表功：「他一個人坐在海邊，浪都鑽到褲襠裡去啦！我問他：『你在洗什麼』？他不理。我又問：『你昨夜上哪兒風流啦』？他也不理。可是我提到一個人，他就……」

甘格抬頭瞪了他一眼，沙爾索嚇得趕緊躲開。

尼奧猜是瑪莉露，便問他：「你們倆鬧翻了？」

甘格搖搖頭，尼奧又問：「她有什麼問題？」

甘格又搖搖頭說：「不與她相干！」

「那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我！」

「你？你有什麼問題？」

甘格低頭不語，沙爾索殷勤地獻上大麻，甘格搖搖頭。

東尼想了一想，問道：「你不能人道了？」

甘格不屑地瞪了他一眼，懶得答理。

東尼說：「你不開口，我不瞎猜怎麼辦？」

我也說：「甘格，大家情如兄弟，有問題何妨談談？說不定那也是我們的問題。」

甘格突然抬起頭來，絕望地說：「我愛上她了！」

東尼聽了哈哈大笑：「這有什麼好難過的？來來，和朱正好是一對，我們來慶祝一番！」

「慶祝什麼？我們夠資格嗎？想想昨天那兩個孩子！想想菲力和白蒂！」

不錯，我們既選擇了做嬉皮，就是貪圖自由自在，不負責任的人生。若真能做到心裡一無沾惹，隨遇而安，倒不失為一種瀟灑的生活方式，問題在有幾個人做得到呢？

從凱洛琳離開我們開始，就有如核子連鎖反應一樣，我們一個接一個地面臨了考驗。可能是巧合，也可能是時間到了，當周遭環境與人際關係的互動達到某一程度時，各種變化便紛至沓來。世界是動態的，沒有事物不在改變之中。我們既然選擇了獨立自主的道路，就要有足夠的能力，去承受其後果。